魏書

三七



列傳第八十三　魏書九十五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氐苻健　羌姚萇
略陽氐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

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
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
以中州避地華士違離思託號令之聲念邀屬
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苟息一
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
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
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
在茲乎若是鱉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
祖尉佗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豈其然

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縣車
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
時逢喪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内難興於戚屬
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
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氐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
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
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
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
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

矣世祖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僞未夷九
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旣而戎車歲駕神兵
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
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
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徼垂殘狡
尚餘栽蘖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
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
魄久遊高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
行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賮繼

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年一指六師騁路蔵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轂塘之禍民無鼎湖之思比可焚穹廬牧服匿削引弓之左袵苑龍荒以牧馬南則巢黿鼉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内款華陽稽服蕞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當陽務崇寛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

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埸崩騰藩籬頹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閒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覦上國蚍虺肆毒竊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瀍水狐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四指喻以德音介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

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爲舉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闕二字）紇合傖楚覆其巢穴衍以餧卒綱實鵃死獯虜那瓌亦殲殪亘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揔其僭僞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爲氏祖豹爲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

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濵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爲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爲都尉以淵爲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冏長沙王乂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爲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爲皇太弟

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潁也以淵
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
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
州刺史王浚起兵伐潁潁師戰敗淵謂潁曰今
二鎮跋扈衆踰十万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
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
國難潁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
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便五
万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

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紀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剋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晉永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

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
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爲巳瑞號年爲河瑞
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録尚書事置單于臺於
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即和第四弟也殺和
而自立聰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
郭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別部
司馬齊王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
右部尉太宰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
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亡奔穎穎甚悅拜右

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國淵稱大號拜
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王彌劉
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爲嘉平聰於是憍
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
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
貴人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
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
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以營作遲
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

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粲與覲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琨來告難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脩擊粲等大破之語在序紀聰與羣臣飲讌逼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爲建元平陽地震聰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臭達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后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阿諛日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万有家著進賢冠犬冠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鬪

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平文二年聰死
子粲襲位號年漢昌粲荒耽酒色遊蕩後庭軍
國之事決其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粲劉氏男
女無少長皆殺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爲靳
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恒
拳勇有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
匿朝鮮客爲縣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
國鎮長安靳準之誅粲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

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万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九十尺冢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爲南陽王以漢陽十三郡爲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巳下皆以雜種爲之曜得黑兔改年爲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之遂攻

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明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墜于冰爲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因之襄國尋殺之烈帝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丗龍小字㔨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弈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帥周曷朱性

以麤不爲羣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
曷朱每使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并州刺
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
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鄰於馬
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
支雄虁保吴豫劉膺桃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
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
等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乘苑馬還掠繒寶以賂
汲桑成都王穎之廢也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

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万勒與汲桑率
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
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
勒與汲桑亡潛苑中穎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
勒爲伏夜牙門率牧人刼掠郡縣繫因合軍以
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
爲前鋒都尉攻鄴尅之尋爲晉將苟晞所敗勒
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以勒
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

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万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万會粲於大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出成皐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屯文石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万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舩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剋進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嶷

等起兵江淮間受劉淵官位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万拒於襄城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通好勒進攻宛剋之斬侯脫降嚴嶷盡并其衆南至襄陽攻剋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爲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万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而東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

餘万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十六王并諸鄉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為左司馬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歳盡集上及劉粲為靳準所殺勒率衆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大司馬

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為趙公勒至平陽靳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脩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衆奔曜曜西如粟邑勒焚平陽宮室置戍而歸從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彊弱曜實殘弊懼脩

宣之大怒追還策命而斬王脩劉茂逃歸言脩
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父兄夷其三族又知追
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
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勒乃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十四郡
爲趙國號爲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
和請爲兄弟斬其使以絶之自是朝會常僭天
子禮樂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
許之二年勒僭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

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十万人兼以晝夜五年

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爲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寇覓有七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

白毋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己齊者因獵戲謔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

戶勒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万戶勒死虎擅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于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閑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宮曰崇訓宮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

馬服御皆歸虎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中亡所厝計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灸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爲虎所滅虎遂自立爲大趙王號年建武

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其母程氏并大
雅諸弟初虎衣衮冕將祀南郊照鏡無首大恐
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爲王使其太子邃省可
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
之虎又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
事何足呈也時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
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恨私謂中庶子李顔等
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顔等
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二十六

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
宣爲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
陽二宮作者四十餘万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
于襄國勑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
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
十万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
三舡夫十七万人爲水所沒爲虎所害三分而
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
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

釁子以充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無已大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

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民牛二万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發者亦垂一万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韜倖已謂嬖人楊柯牟成等

曰汝等殺韜吾入西宮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鐶穿宣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豬狗法食之取害韜刀杖舐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

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
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
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
四率巳下三百人官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
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十二年虎自稱皇
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僭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爲主
遵以閔爲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
昏火水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于

閶闔門火月餘乃滅
遵兄鑒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鑒弟苞與胡
張才孫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
琨華殿積屍如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已
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
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
爲慕容儁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

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
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崘來
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
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
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
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
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
河侵西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
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爲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爲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

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

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兵伐堅堅遣其
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衞辰爲
夏陽公統其部落衞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衞辰大
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衞辰奔苻堅堅送還
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衞辰導苻堅來寇南境
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
衞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
以衞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

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累爲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万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万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

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
虔南至白鹽池虜衞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
山禽直力鞮盡并其衆衞辰單騎遁走爲其部
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万頭先是
河水赤如血衞辰惡之及衞辰之亡誅其族類
並投之於河衞辰第三子屈孑亡奔薛干部帥
太悉伏
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
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弈于妻

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衞辰部衆三万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

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
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
卑二万餘落鎭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弈于
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
乃悔之屈子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
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
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
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
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及裕擒泓留

子義眞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眞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万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性憍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

長子瓌瓌自長安起兵攻屈子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瓌殺之屈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子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之第三子也旣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万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

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万生口牛馬十數万徙万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万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万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

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忌聞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黄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説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

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万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世祖墜

馬賊已逼遂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丐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尒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

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
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獖屈孑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
敗定奔於平凉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其陰槃
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
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
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
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
劉義隆連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

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鄜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万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廆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

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
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
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
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
頗爲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脩和親
晉愍帝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
文之末廆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廆爲
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
非王命所授拒之廆死子元眞代立

元眞小字万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眞既襲弟仁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眞相攻元眞討斬之乃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眞元眞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眞女爲后元眞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二州三万戶而還四年元眞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眞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万餘口焚其宮室毁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

後稱臣於元眞乃歸其父屍又大破宇文閭地千里徙其部民五万餘家於昌黎元眞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厲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尅薊城而都之進尅中山常山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守鄴城進師攻鄴尅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自薊遷

都於鄴號年爲光壽儁死子暐統任
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旣僭立號年建熙暐
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湖
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溫率衆
伐暐至於枋頭暐叔父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暐
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堅遣將王猛伐
鄴擒暐封新興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年苻堅
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
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

甲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吴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有衆二万泓大破叡軍斬叡沖爲堅將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万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

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堅怒責暐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

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社稷
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為大將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
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
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
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
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
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後庭沖
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

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暐入見堅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万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術

士王嘉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
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
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
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城者猶
有千餘人暐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
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
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妹為堅左將
軍竇衝小妻賢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
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乃誅暐父子

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廆弟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暐既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韡於市及暐爲堅所殺也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冲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万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滻之間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

納永計穿馬埳以自固遷永黃門郎冲毒暴關
中人民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
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
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
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
於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
舉煙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何為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
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

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沖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万口乗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

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沖子望為帝號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聞嘉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刀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進據長

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
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勃海鮑遵曰徐
觀其斃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
弱勢殊何斃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
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
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
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
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
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

衆五万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乗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於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本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万與垂戰於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歸部將潛爲内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

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之
垂字道明元貞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謂
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
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
之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𡙇外以慕
郤𡙇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
垂爲名焉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
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
黃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

軍録留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軍荆兗二州牧司隷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賔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不没者尺餘丁零翟斌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潰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

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兄子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爲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三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絶行人垂議討慕

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万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

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万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万騎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絶其左太原公儀十万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万騎塞其南路太祖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

寶乃引舡列兵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舡數十艘泊南岸擒其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絶太祖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爲變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

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於他鄉尸骸委
於草野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冬十月
寶燒船夜遁是時河氷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
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
濟河留輜重簡精鋭二万餘騎急追之晨夜兼
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
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
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
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行十

餘里便皆解鞍寢卧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
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
羅落東西為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
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
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
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鎮壓死傷
者万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於
是寶軍四五万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
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

千獲寶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万計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没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

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爲恨寶旣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乆耳遂自殺寶議以后謗廢嫡

統無毋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眭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万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傷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

中山爲慕容普驎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
攻中山衆憚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
寶南走奔薊汗遣使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
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潛辟陽汗復遣迎寶
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必謂無二
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大
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
宥之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

騎常侍左將軍寶既僭立進爵爲王拜征北大
將軍司隷校尉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
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
害李旱衛雙劉志張眞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
穆並引爲腹心盛要結旱等因汗穆等酒醉夜
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
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
纖介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
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

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闇中擊盛傷之遂輦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之未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万人起景雲山於苑内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

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嘗季夏思凍魚鱠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

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踴斬衰食粥大歛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淚者爲忠孝無淚者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轜車高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入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

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懿為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眞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為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走之苻堅滅暐以德為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為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既即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既東走羣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戶四万南走滑臺

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事黄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万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内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兖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兖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

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攜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旣僭位號年
太上超青州刺史北地王鍾兗州刺史南海王
法等起兵叛超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爛起而
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
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超超將
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度峴我
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鎭曰若如
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
猶可退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爲天時不

如地利拒之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日主上酷似劉璋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氐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爲部落小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

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爲部帥羣氐推以爲盟主
劉曜拜洪爲寧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爲
氐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涇陽伯
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稍遷冠軍
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
西歸憑洪爲主衆至十餘万自稱大將軍大單
于三秦王旣而爲其將麻秋所鴆臨死謂健曰
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

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健從之健初名羆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儁皆應之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菁手

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笑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桓温率衆伐長安次于灞上健弟雄擊温破

之温乃引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温比至潼關九敗之萇亦爲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飢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十八年健死子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麤暴昏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稍不堪鞭捶洪曰汝爲尒不已吾將以汝爲奴

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教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生既僭立號年壽光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隷殺五百餘人朝饗羣

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酒既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汙服失冠生以爲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刳出心胃生舅彊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內外恟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

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
施刑敎但勿犯罪何爲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
妹行者逼令爲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
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
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
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脉
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噫汝非聖人
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溲便輦者謂之
天雨生旣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

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莫不
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
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
渴耳何所怪乎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
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
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
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宅在
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
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

之法是苻法也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
謁漏盡請見生日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
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
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
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
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
也亦殺之使宮人與男女倮交於殿前引羣臣
臨而觀之或生剥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鴨數
十爲羣放之殿下剥人面皮令其歌舞勳舊親

戚殺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爲越王俄而殺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玉雄第二子也既殺苻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號年永興以法爲丞相東海公

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爲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公庾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八年改爲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堅使其右將軍楊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母苟氏通李威

之事慙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戎卒六十万騎二十七万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万里水陸齊進運漕万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悦捨大軍于項城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将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

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万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

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
鎮軍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
鄴慕容泓沖起兵華澤堅遣子叡暉前後擊泓
爲泓所敗長安鬼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
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而出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尒輩羣
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猒
奴苦取尒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
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

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
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荅之亦稱皇太弟
有分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恵苟能知命
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寛貸苻氏以酬
曩好終不使既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怒曰朕
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
安大飢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
攻長安有羣烏數万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
占者以爲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毎夜有人

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曹遣尋求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謠言留汝兼惣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粮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沖所擒堅彌懼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假道入司馬昌

明慕容沖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其將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因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萇長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殺寶錦姚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旣奔昌明處之江州桓玄以爲梁州刺史後爲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祖廟諱堅子丕字永叙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

樂公鎭鄴爲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万餘口進如潞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既爲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爲司徒録尚書事張蚝爲司空王騰爲司隷傳檄遠近率多應之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万進據平陽將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

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
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之丕衆離散率
騎數千南奔東垣為司馬昌明將馮該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
也長而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為長安令坐事黜
為狄道長及關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氐殺河州
牧毛興推衛平為安西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
為長史既而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議欲廢之
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

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為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君決之衆咸以為然因大饗青抽劍而前曰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率衆五万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後與姚萇戰于胡奴阜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

登僭稱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鉾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矛鈎刃為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萇襲其輜重獲登妻毛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萇殺之登

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
盡衆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待之爭水
不得爲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
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爲乞
伏乾歸所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
柯回助魏將絆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
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

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
率部衆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灄頭勒以弋仲爲
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襄代屯
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
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司馬聃將桓溫所
敗奔於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
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
也萇率子弟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戰功歷
寧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五百户苻堅伐

司馬昌明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万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万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万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

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
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
苻登安定敗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
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
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
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
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
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

稱皇帝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万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弈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屈孑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爲寇其臣咸以爲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万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

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
毗陵王順等三軍六万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
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
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
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
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
内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
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万餘人渡
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

太祖軍卒至輿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輿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輿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輿氣挫乃南絶蒙坑之口東杜蘄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絶将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縁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衞芻牧者九月輿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輿又将數千騎乗西岸闚視太祖營東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取以爲薪

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
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
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
截水中與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粮盡窘
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羣烽鼓
譟爲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
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
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
圍平引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

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泅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万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巳下四品將軍巳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勉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万頭鬬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

識者曰今雀鬭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益寧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蕃於興興以縱爲蜀王加九錫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興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

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
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
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
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万屯於渭北興又疾
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衆攻端門泓時侍疾
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
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
屈孑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

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
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
齊公恢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
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氐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
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爲諸兒所推身
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
將軍堅以光爲驍騎將軍率衆七千討西域所
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

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万人光乃結陳爲勾鎖
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万餘帛純逃走降
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
竒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万餘匹而
還符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
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羗校尉涼州刺史登國
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
公主簿尉祐姧佞淺薄光寵任之譖誅姚皓尹
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西

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
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
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為太子遣使朝貢光疾
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
紹僭立
纂字永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
名犯顯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
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
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逼致殂山陵甫

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
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
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汙辱
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戲欷流涕纂謝
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
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
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
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

之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
鼎元年超使簒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簒於城
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
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
超慙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桓曰后
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
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
氏乎乃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傉檀頻來攻擊河
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

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
民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恐沮
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户絶者十
有九焉屢爲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
率衆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爲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
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汙辱神器毒螫
黎元喪亂滋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
天意其假大人乎

列傳第八十三　魏書九十五